想念六叔吴祖强

三月十二日,我正在给一个学生上 课,接到堂弟吴迎的电话,说他因事不能 外出,要我去一下北大医院住院部去为 六叔的医疗手续签个字,因为一直住院 的六叔需要做核磁检查,需要输血,而这 些都要家属签字。于是,我下午去了北 大医院,在病房住院部通向核磁共振室 的走廊上,我见到了六叔。

我已经四五年没见过六叔了。 患病之后住进医院,到今年已经是第五 个春节了。六叔仰面躺在移动病床上, 盖着白色棉被,头发是剃光的,嘴上戴 上了口罩。我走近几步,看到了那张熟 悉的面孔。他的原来浓浓的眉毛有些 花白,原来十分有神的眼睛已经是闭着 的,皮肤十分细腻白皙,没有一般老人 的粗糙,应该是长期住院所致。医生、 护丁、护士还有我,扶着他的病床推进 核磁共振室,我问那个年轻女医生,他 是醒着的吗?她低头看了一下病床上 的六叔,说,哎!睁开眼睛了。我看过 去,六叔的眼睛睁开了。我叫了一声, 六叔! 六叔目光清澈,望向前方。医生 小声对我说,他应该是没有意识的了。

时间的流逝, 我的兴趣开

始发生了转移,我喜欢唱

歌,唱我听到的每一首

歌,大大多于我唱戏的频

率。而六叔敏锐的眼睛捕

捉到了我的变化。在我十

六岁的时候, 有一天六叔

对我妈妈说: 我看小双的

嗓子很好, 让她去学唱歌

就是这样, 我成了歌

唱家郭淑珍老师的

-个小白丁学生

记得郭老师对我妈

妈说,吴霜是一张

白纸, 白纸上好画

所以, 六叔是我音乐

我跟着郭淑珍老师学

习了多年歌唱技术,后来

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再后

来留学美国印第安纳音乐

学院,唱歌剧、开音乐

会,大胆改变风格,把中

国戏曲的许多表演方法融

入在西洋歌唱中, 六叔一

还在大学里的时候就已经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

还是地下党组织。他不仅

仅是一位音乐家, 还是一

位资深的老党员,后来上

上的第一位引路人。

吧。

元

爽心

我"哦"了一声,看到他们的两架小单车。只是随着 把病床对准了那个庞大的 核磁共振仪的入口。

在我的眼里,六叔-直是男神一般的存在。很 小的时候,在北京我家的 四合院里,我总会看见他 和娇小的六婶带着堂弟吴 迎一起从月亮门那儿走进 来,他们是来看望相母的。 进门必先到西屋祖母的房 间去问好。然后,

六叔六婶会和祖母 -起坐着,爸爸妈 妈会从北房过来, 他们一起聊天讲

话,而我和堂弟在院子里开 玩儿,玩儿得不亦乐乎。年 轻时的六叔是那种相貌俊 逸的男生,吴家人个子都不 高,六叔也不例外。但是吴 家男生都很俊秀飘逸,弥 补了个头的缺憾,然后都 是娶了美女。

那时候我正在妈妈的 安排下每周跟着一个武功 师傅练习戏曲毯子功,妈 妈希望我将来可以接她的 班成为一个戏曲演员。那 时候的六叔对于我后来的 事业前景不可能有什么想 法,他所做的是全力培养 我的堂弟吴迎学习钢琴, 将来做个音乐家。我在妈 妈的熏陶下全身心浸润着 中国戏曲的精髓, 堂弟天 天在练习钢琴的同时亲近 着各位西洋音乐家的传世 作品。我和堂弟遇到一起 就玩闹在一起,回到各自 的家中就是跑在不同路上





没有蝉鸣的夏天是不完整的,且愈

是炎热,蝉声起得愈早愈响。高大的柳

树下,我无论如何展目细瞅,也无法于

繁茂枝叶间寻出那叫得起劲的黑亮小

物。这小物,学名:蝉,我们都叫它"知

了松香的长竹竿,瞅准一个伸一下竹

竿,有的蝉警觉,吱嘎大叫一声飞逃,不

幸被粘得的将是鸡们的腹中餐。

调皮的哥哥们眼睛尖,他们伸出粘

年少时在北方所见的知了大旦黑,

30余年前到意大利旅行,在水乡威尼斯 住了好几天,那充满梦寐气息的景致,一直是 我记忆里一颗晶光莹润的珍珠。丰满而又轻 盈的运河,清澈一如诱亮的空气。厚厚的云 絮被河水浸得软软的,为数不多的游艇穿行 水上犹如腾云驾雾。澄碧的水乡,宛如一幅 超尘绝俗的水彩画,岁月静好人安恬。

夜光杯

然而,这竟然不是天长地久的。

五年前重访水乡,发现这颗珍珠已经 无可奈何地变成了一块粗粝的矿石-耳的吵闹声不绝于耳,杂沓的脚步声随处 可闻;广场群众推推搡搡,运河游艇往来不 绝;整个地方,被世界各地涌来的游客挤爆 了,闲情与浪漫,无迹可寻……

啊啊啊,我听到了内心的呜咽,威尼斯这 座水乡,被游客"谋杀"了。

曾经,在杂志上读及一篇报道《一日旅游 客,水都新威胁》,沉痛地道出了水乡令人担 忧的现状。

报道指出:目前盛行那种"一日游"的观 光模式,使威尼斯的横街窄巷塞满了来去匆 匆的游客,让正在下沉的水都变得更加的低 俗。最可怕的是,每年将近两千万人次的观 光客,如洪水般淹没了城市与住民。居民不

堪其扰,纷纷搬离,在1951年,威尼斯约 里的这个苗族村庄,是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 有 17.5万居民,如今,只剩下寥寥的5万 人。许多年轻的一辈都离开了,他们慨叹在 威尼斯生活愈来愈难了,就以乘坐水上巴士 来说吧, 明明是日常生活的交诵工具, 但他 们却得拼命和拿着大包小包的观光客挤来挤

被游客"谋杀"的地方

尤 今(新加坡)

去。那些留居于威尼斯的老一辈,也刻意选 住在离圣马可广场远远的地方, 在那个游客 无处不在的夹缝里,勉强维持着正常生活的

毋庸置疑,旅游业的发达的确给 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是,它也 同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走路的云 这些年来,我的脑子常常不由 自主地浮现着一张老妪的脸。这个 年过八旬的苗族老妪,住在越南沙坝的山

那一年,是旅游书上的这一小段介绍文 字,撩起了我对沙坝的好奇心:"坐落于深山

然情卖油

占花魁

湖

楼

设

(色纸本)

源,安于现状的村民,在此过着原始朴实的生 活,快乐而又长寿。"

我沿着崎岖泥泞的山路,颠颠簸簸地走 了好几个小时,才抵达了这个云雾缭绕的村 庄。房屋惊人地简陋, 锌板屋顶、泥搭墙身。 屋内,干裂的泥地上,一个老妪坐在比她更

老的土灶前,添柴扇火,为家人烧饭,白白

的烟气里,氤氲着浓郁的饭香。此刻,有两

名游客,拿着相机,在咫尺之遥,对准着她 的脸,左一张、右一张,乐不可支地拍着、拍 着,在他们的眸子里,我看不到任何尊重,有 的,仅仅是一种跋扈的好奇。老妪的自尊被 碾压得不成形状,她困惑而又无奈,想要闪 避、想要逃避,但却无处可闪、无处可逃,于

是,那一张老迈的脸,便像挂了秤砣似 的沉重。

这个淳朴的村庄,在外来游客的 '入侵"下, 单纯的快乐已像沙漏一样, 一点一点地流失、流失了……

每回看到被旅游业恣意蹂躏的地方,老 妪的脸便会清楚地浮现……这是一个无声的 控诉,但是,我们又该如何解决这个世界性的



诗二首

惟馨兰蕙气,且醉静安居。

逝水流光迅,轻舟一寓居。

高昌

粗观犹在握,细数半成虚。 对酒颇难胜,拈诗略有余。

记者手记

霜雪寒侵骨,乾坤情满腔。 晴霞歌棘路,朗月透芸窗。 破雾丹心在,凌云铁笔扛。 联成青史迹, 脚印一双双。

理

辅

导

更

要

自

心理学家有一个称为"自决"的概念,指的是人规 范自己、鼓舞自己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就能够在困 难时期保持健康愉快,业绩卓著。面对"新冠"带来的 各种悲伤、各种不确定性,我们更需要这种自己对自己 的心理辅导。

友,也是你的心理导师。心理辅导可以

们讲明,每天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留给 自己"独处",在此时间,除非紧急事件, 一律不回微信,事后再补。然后,做深呼 吸,感觉心脏的跳动——头脑中的喧闹

第二件要做的事是"控制每天的日 程"。要学会控制你的每一天,而不是让这

了什么,什么还没有完成,什么事情值得庆贺一下

享受日常生活的小"欣喜":和好友通了一个愉快 些,都会使你变得乐观。日复一日发生的事给人以秩序

> 感,可预测性。哪怕是为 自己整理床铺,你都会感 到高兴。你不能解决"新 冠"问题,但是你可以每天 下午两点喝杯咖啡,或者

> 国人常说"既来之,则 安之",其意义含有要学会 接受挫折,与心情沮丧共 处。一味想着驱赶自己的 坏心情,不会奏效,它还是 会回来困扰你。要做到接 受挫折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要调整期望值,体育比 赛中由于失误没有得金牌, 拿到铜牌就不值得庆贺 吗? 考试做错了题,没有进 重点高中难道就不念书了 吗? 提醒自己,坏心情不会 -直纠缠着你。花了时间, 花了钱去看心理医生,医生

告诉你的也会包括这句话。

湖橋

级希望他担任中国文联的 职务其实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六叔深厚的音乐造诣 是他一生痴恋的根基,让 他从心爱的音乐事业完全 转行到行政领导岗位去, 是他不能想象的, 所以他 向上级表达了接受组织任 命的同时依然不离开音乐 学院的职责的意愿,得到 了上级的批准。一个人同 时担当两种重要职责,可 以想见工作量会有多大。 在六叔五十至七十多岁的 那段时间里, 他一定是夜 以继日地满负荷工作着 的,那样的繁忙或许注定 了他的身体会在晚年出现 问题。

不足出现过头晕心悸的情

只,却偏偏都是"哑巴"。我以为定是它

们当了俘虏,惊魂不定,吓得出不了声,

后来才知道,原来叫得出声的是雄的,

叫不出声的是雌的。雄蝉腹部的鼓状

膜高频振动,发出求偶的尖叫声,是为

入土中,便开始了长达三五年,甚至十

多年的蛰伏。长年暗无天日,它耐心等

待最终出土蜕皮的时刻,这时候它有另

蝉相比,真是丑,土褐色,缩头缩脑,用

"猴"形容,很是形象。它常于深夜从土

中钻出,在洞口等候时机,等待着爬上

就近的树干完成蜕皮过程。此时,若顽

个学名:若虫。北方俗语叫:知了

其形态与蜕皮后长出翅翼的成熟

吸引雌蝉来与其约会。

亲密接触后,雌蝉将

卵产在树干,幼虫孵

化出来后,待一阵风

起,随风落于地面,钻

雄蝉与雌蝉完成

况,他有时还会带着心脏 监控的仪器。有一次他在 看病之后带着仪器来到我 家里看我爸爸, 他们兄弟 俩相谈甚欢, 开心得很。 我爸爸说,你好像工作比 较累吧? 六叔还笑着说, 没办法啊。再后来,我们 发现六叔的记忆力开始下 降,他自己也注意到了这 点。我记得有一次请他参 加一个活动, 他不止一次 地问我地点和时间, 最后 还用笔记在台历上,他 说,不记下来不行,我会 忘的。慢慢这种情况逐年 加重, 频率变得高起来, 这就是阿尔茨海默症。但 是除此以外,六叔的体质 - 直都还不错。

可是有时参加活动他 会突然失去方向感,让司 吃一些医生给他开的帮助 记忆的药物,现代医学逐 渐提高的治疗方法在尽量 维持着六叔的大脑能力。 六叔从2017年3月开始住 院,到今年五年了。住院 后的六叔慢慢就不接待探 访者了。吴迎说,不用去 看了,他心里记得你们的。

机都找不到他。六叔开始

三月十四日上午十二 点刚过,我接到吴迎的微 信通知,六叔于十四日 11:34 去世。人家说,人 在弥留时脑中会闪现出一 连串的过往镜头,对自己 的一生有一个迅速追忆。 不知六叔也会是这样的 吗? 我记得最后见到他时 他清澈的目光,他似乎看 见了我。亲爱的六叔,我 会永远想念你的。

眼老花来渐,楼低日上徐。 当窗眠磊落,摊梦泊清虚。 闲汇书成海,欢游我一鱼。

襟怀新月朗,帘动好风徐。

N 对着镜子照一照,镜子里是你的朋

从下面几个方面做些尝试。

减少"噪声",使你更好地"听见"自 己。这并不难做到,你可以删去无关紧 要的短信、帖子,对于你不能予以控制的 信息一概不予理睬,仅保留你信得讨的 信息渠道;严格限定每天浏览社交媒体 揆 (比如微信)的时间。

对于亲友、至交,你也可以事先和他 就会平静下来。

一天来驾驭你,今天要做的事就必须做完。 晚上,抽个时间回顾一下今天做成

《论语》里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其实就是老祖宗的自我 心理辅导。我们生来的倾向是比较善于找自己的缺点 和不足之处,其实,更应该费尽心机地去找出这一天的 成功之处。

的电话,做了一餐精致的晚饭,辅导女儿做算术……这

每天睡前快走半小时。

出去戏耍,任其被忘在家中,自生自灭。

如今想来,它在地下蛰伏经年,没 能等到在自然界中老去,我们这帮熊孩 子真是该打。曾看新闻说,某地因众人 采捕金蝉为食,导致当地蝉量大减,专 家甚至忧虑,日久这一地区的夏天恐怕 再也听不到蝉声了。真希望此新闻不 实,没有了知了的夏天,还能叫夏天吗?

的好奇心,我们用西瓜、黄瓜犒赏它,希

冀它吸取汁液来解渴,然后为我们鸣

叫,然而它对这些吃食丝毫不感兴趣,

只是哪不作声,最终不是令我们兴味索

然,开窗将其放掉了事,要么就自己跑

十日谈

完成蜕壳后的蝉,通体嫩绿,特别

成与其身体一般的黑色。 蝉的蜕壳过程极大地满足了我们

我曾多次将俘虏来的若虫,即知了 猴放在家中的纱窗上,观看它蜕皮的整 个讨程。它背部的土黄壳先裂开了-条缝,随即,一个不成形的绿色虫体从

> 裂缝中缓慢拱出。由 这一过程之慢可以想 见,它在经历怎样艰 苦卓绝的搏斗。上半 身拱出后,它一个后

仰,借壳为支撑,又开始为下半身的蜕 出而搏。

是那对透明的翅翼,最是令人惊艳,至 少在我眼里,知了身上最讨喜的就是它 这一对透明的翅翼,相信每个细细观察 过的人,都会对"薄如蝉翼"一词有着特 别的感同身受。只可惜,这嫩绿色过不

多久,就随着蝉的双翼逐渐变硬,且变

底层百姓的人。 责编:杨晓晖

它头部宽短,颏下有一根像细细的针管 一般的口器,用于吸取树干的汁液来维 持生命,因其这种对树木的破坏性行 为,它曾被称为害虫,孩子们因而捉之 为后快。 夏天,蝉鸣声从早至晚,是暑假的 标配,我从不觉烦。但我一直不明白的 是:小小的它如何能发出声来。曾央求

哥哥们"鸡口留情",将战利物送我一两

直在关注我。我后来的演 唱时不时被有些业内人士 批评为离经叛道不尊重传 统,但是对新事物持接纳 态度的六叔总会给予我鼓 励和支持,在这一点上, 郭老师和六叔是我最坚实 的后盾。在我赴美学习的 许多年中, 六叔从中央音 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到副院 长、院长,后来在中国文 联任党组书记,同时依然 兼任着音乐学院的职务。 这是他长时间考虑的结 果。一九四九年前, 六叔

> 20世纪90年代的时 候, 六叔曾经因为脑供血

> > 皮的孩子,用一根细木枝伸进洞里,它 便傻乎乎地攀援而上,成了俘虏。

知了声声 黎锦

你好,小昆虫

我还是不喜欢 吸食牛血的牛虻, 就像不喜欢欺凌最